



钟楼舞龙
◎黄平华

时光里的绿皮火车

◎徐织

天津市区开往蓟州区的是绿皮火车。

蓟州地处燕山山脉,五代十国时,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予辽,蓟州在内,此间,蓟州建起独乐寺,风云无痕,唯有独乐寺屹立。

天津到蓟州 125 公里,绿皮火车慢行 2.5 小时,火车刚启动,一阵烟雾袭来,我坐的 14 号车厢紧靠火车头,烟雾格外浓,列车员不急不缓走过来,说:“烧柴油的车,烟雾有点大,大家到后面车厢去,座位空着呢!”我没有挪动,烟雾带我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火车上。

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是 1973 年,从上海到成都,穿过中原,翻越秦岭,秦岭以西便是古蜀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秦岭峥嵘与扶疏共存,碧虚如画,欲入此间做飞鸟或树木。车过 S 形翻山道,前有拉力火车头,后有推力火车头,都是燃煤机头。机头烟囱突突地冒黑烟,漫不经心地被拉成长长的渐变披纱。宝成铁路有 304 座隧道,从山与暗夜隧道交替,若不关窗,整个车厢就在烟里。年轻时买硬座,56 小时啊,兴奋掩盖了疲惫。车抵成都,我的白绿格子衬衣成了黑色,脸烟黑,如刚出矿井的煤矿工人。我提着皮革旅行袋登上公交车,到支矶石的亲眷家附近澡堂冲澡,出浴光鲜美貌胜过 56 小时前。如今有了电力驱动的高铁,一切都快速滑动着,窗外没有了小鸟与树叶躲在峡谷里的细节,上海到成都只要 12 个小时了。

2024 年 11 月 1 日,坐绿皮火车,曾划过的 51 年光景时隐时现,我是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新奇地听着列车员报站名,不放过窗外瞬间景色的变化。窗外有些陈旧的瓦房,瓦房边的电线杆,电线杆下的一方菜地,一洼绿水宿鹭轻轻,水中秋色芦苇摇曳,远处青黄红绿层林绵延,在现代的光阴里“念天地之悠悠”,想象“此青绿山水”从古代走来,时空感浓醇。车上的人们横、斜、卧看手机无视窗外景色,而我爱着,不断地爱,爱行进的远近高低、青红蓝绿。

列车员制服穿得随便,腰板儿

也软着,一切都是松弛的,悠悠报着站名:“桃子里到了,有在桃子里下车的准备下车了。”这地名桃汁似的甜,用手机查了一下途经站,我听地名竟雾朦胧,这里是“曹子里”站呀。那年坐火车南下,窗外一朵桃心云,儿子说:“叫桃子云站多好!”艺术生想象力非凡,忽略去地名的历史意义。

阅地图途经站:停靠站有曹子里、崔黄口、宝坻北、大口屯儿、下仓、上仓,然后到达蓟州区。

我琢磨“里”“口”“屯”“仓”地名如同我家乡江苏南通的“灶”“甲”,是印着历史痕迹的地名。“屯”是个好字,3000 年前古老的甲骨文中,“屯”充满生机,中华祖先在甲骨上划下一颗种子,上面一横就是土地,种子扎根在土壤里,破土生长。“屯”是生命的力量,也是生命毅力!人群屯集是村庄,粮食屯集是丰收,屯兵驻守保家园,至于地名“口”仿佛流动着古人的生活。

火车经过旧影的道口,道口员神清气定地握着信号旗站立在道口横杠前,横杠外小汽车、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货车、行人或羊群向着白杨树深远处蔓延。有了高铁,慢车铁轨的道口和站立的道口员退到光圈以外沉默不语。

一晃而过的道口,我旧日时光的旅途,在道口员挥舞的信号旗里招展,分明了岁月的记忆——寂寞的小站、孤独的道口员!

火车在向前,时光却倒流,新旧迷离恍惚。突然一团迷雾笼罩,北方的雾是这样的吗?突然而至,闪着银色晨光的芦苇荡顿时锁在浓雾中。

此时此刻远近秋色在浓雾里。长江下游有民谚“三朝迷雾发西风”,北方大雾是否与寒流相关?眼下,京津地区早晚有些凉,有不断袭来的雾,车上年轻人穿着羽绒服,而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我,冲锋衣挂在衣帽钩上,T恤显示能抗寒的另类。

我抗寒耐劳,皆因我是一个种过十年田的老知青,“知青”这个词将渐渐消失,它的时代性因时光流逝而黯淡。

车到宝坻,对于知青一代,宝

坻会敲击心房。我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日子里,天津知青邢燕子、北京知青侯隽插队在宝坻,她们是全国知青标杆式的人物,和江苏盐城知青董加耕一样,报纸头条上印着他们荷锄向阳的大头像,配以“一颗红心扎根农村”的大红标题,在绿皮火车停站宝坻时鲜明了遥远的楷模,那是一个贫乏、纯粹,或者用“激情”更合适的流光故事。

对面的少女在化妆,她把化妆品放满在 30 厘米见方的车座台子上,几个小瓶子和几个盒子,化妆的过程与绿皮慢车一样不紧不慢。

粉底一层又一层敷上小姑娘嫩嫩的肌肤,她对着手中的镜子嫣然一笑,然后轻轻拍打脸庞,面色滋润了,接着她用胭脂轻轻抹在两腮,红润得恰到好处。小姑娘低眉片刻,一排黑长的睫毛贴上双眸,顿时双眼明亮而多情,她乌发披肩容光焕发,稚嫩的小姑娘变成信心满怀的妇人。在火车前进的分分秒秒,小姑娘专注做一项对镜贴花黄工程,一丝不苟,如同当年的我在田间精心培育每一棵棉苗,汗水顺着我的鼻梁滴在黑色的土地上!

窗外,浓雾散了,村庄与麦田在光芒中格外精神,与遥远绿皮火车烟雾熏黑了容颜,沐浴而出便胜过以往貌美一样,经历混沌,豁然开朗更显皇皇。

吾见、吾思、吾忆:所有的形象模糊或清晰、错位交替,淡淡然而过,绿皮火车淡了时光流逝的局促仓皇。此时,小姑娘与一个男生视频:“我大概 10 点到站,你在大门口等我哦!”粲然一笑里有道不明的妩媚。我被“女为悦己者容”的孤美刺痛,化妆品令人美艳,自古琳琅,唯独在我们那一辈荡然。而我坚信,旧报纸上阳光的邢燕子会依然热爱黑土地上的庄稼,流年里的知青情怀没有迟暮时光。

雾霭与阳光没有岁月感,我的思绪在绿皮火车里随烟雾而散。亲爱的绿皮火车,追不回的旧时光。走出车站,阳光笼罩着古往今来的山水,辽代的古寺独乐寺就在蓟州!我要去看梁思成研究和保护的辽代古建筑,那是我钟情挚爱。

台风

◎严冬

紫琅诗会

问一问 你敢不敢
站在台风的正中央
风把你的头发盘起
像无数只巫婆的手

你能看见什么 是不是一片瓜田
还是大伯门前的老井
我看见了大伯的烟斗
看见大妈的笑
还有屋檐下的洗澡花
和被大妈看得很紧的橘子树

一切都过去了 像风一样
原来时间是被风刮走的
原来我爱风 是因为能趴在台风眼里
偷看一眼过去

十二岁的我 三十六岁的我
在台风眼中交头接耳
想看世界 想找自己
风大笑 扮着鬼脸
一溜烟跑了
它的肚子里全是傻孩子

我们都会老
可是风不老 雨也不老
她们每一刻都是新鲜的
所以我也爱雨

时间被风刮得团团转
她晕晕的
如果错回到过去
就骗我们说那叫梦

风喜欢捣乱
它是个又老又新鲜的怪物
它推着时间把世界都逛了一遍
它吹旧了房子 吹白了头发
吹散了恋人 吹换了天地
不知疲倦 从不停留
唯留梦给我们善后
没有梦办不成的事
只要你想

没有风到不了的地方
在时光中迷路的孩子
都可以乘风归来

蝴蝶

◎张国华

是蝴蝶抚慰了故乡的空旷
当她再一次飞来,再一次
将春天的色调涂满

我屏住呼吸
看,她的愿
在命运的枝头轻轻舒展

时间被爱过了
有一道痕

这纯粹的飞翔
这尽心的舒展
这孤单的世间
这流星般划过的痕